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

曹元弼學

多方第二十七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釋云]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據書序成王政將薄姑多方三篇連接。皆言伐淮夷踐奄事。則此三篇皆攝政三年作。當次康誥前。而退在君奭後者。或別有微旨。如周官亦攝政三年作。而次在立政前。或壁中簡冊散亂。今古文家推校不能確定。疑則傳疑。如蔡仲之命費誓雜廁穆王書中之比。余於多士經及

成王征序論之詳矣。周本紀於多士無逸下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其下蓋入君奭以下諸序。而文句有脫。成王政三篇直錄序文。未暇別其先後。史記此類多有之。魯世家言伯禽作費誓在管蔡反時。則彼經云淮夷徐戎並興。與此成王伐淮夷為一時事。蓋王命周公伐淮夷及奄。而徐戎乘機叛周犯魯。魯公征之也。偽孔有奄與淮夷再叛。周公初征。成王再征之說。不知孟子明言周公伐奄討其君。下云滅國。大傳亦說踐奄云殺其身執其家。蓋周公伐奄滅之。別立其族人。遷至蒲姑。或并其

臣民遷之。而奄之故地。成王後以益魯公之封。安得有再征之事。成王即政後天下太平。殷之地皆爲康叔所統。殷之民分屬於周於衛於魯於晉。管蔡所監之地皆屬衛。奄地屬魯。四國皆虛。豈復能叛。此經云大降爾四國民命。則是周公東征。四國并誅而告其臣民。彰彰明矣。王氏先謙謂周遷四國之民於洛。然四國之民。斷非一邑所能容。經傳但言遷殷民於洛。不聞并遷四國之民於洛。若果四國之民皆在洛。而無重兵以鎮之以縱其再叛。有是理乎。王氏又據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

謂武王一伐奄。周公再伐。成王三伐。不知孟子此文當以周公相武王誅紂為句。伐奄三年討其君為句。正謂周公東征三年而踐奄也。趙注未允若武王時已討奄君而滅其國。更何能於管蔡祿父叛乎。此篇所言。皆論黜殷救民大義。以曉告四國多方民被誑誤者。初非為伐淮夷與奄一端而發。合上二篇。自當與大誥歸禾嘉禾微子之命康誥為類。故下周官序總之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與大誥序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既黜殷命正相應。如此而謂諸序所言非一時事乎。而謂多方非作於多

士前乎。此數序史記述之皆於今序大同。正足證明鄭說與今古文舊義皆合。皮氏等不考此經及周官序明文。禦人口給。反矛盾自陷。無乃過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奄國在淮夷之南。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詩幽譜疏 【釋曰】五月者。周公攝政三年之五月。於夏正為三月也。是時周公東征管蔡商奄四國大功已成。請成王視師。四國之中當最先攻殷。次管蔡最後踐奄。出入三年而畢定。故王親師在奄。大誥序云周公相成王將黜

殷。其下歷敘黜殷命伐管蔡伐淮夷踐奄。皆書成王。而此經云王來自奄。序云成王歸自奄。蓋奄旣滅征伐事畢。周公乃請王至奄一一告成於王。王旣視師受成。即自奄來歸。至于宗周鎬京。詩譜云。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也。鄭云奄在淮夷之旁者。蓋在淮夷北旁近魯之地。淮夷非一。奄爲倡率。故大誥序痛言淮夷。而成王政序於伐淮夷下特云踐奄。大傳稱奄君導祿父三監叛。則攝政時亦叛可知。故詩破斧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王親來視師。故云王與周公征之。書至于宗周者。猶

春秋書公至自某地。王者為天下所宗。故周室東遷亦謂洛邑為宗周。　此第一章第一節。記事以發端。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箋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詩破斧傳【釋曰】王視師畢即歸京師。周公尚在東方。鎮撫勞來四國多方註誤驅胥之民。及殷國頑民。區處條理使得其所。而大曉告之。周公攝政作大事則權稱王。大誥書王若曰。王。謂周公。此經於王若曰上加周公曰者。以上有

王來自奄之文。故此特稱周公以別之。明來自奄之王爲成王。此則周公攝王也。故下云洪惟與大誥洪惟同。洪皆訓代。代即攝也。康誥之王亦周公。故云洪大誥治。至多士在歸政後。周公傳王命以告。非自出誥。則不復言洪。此書法之大別也。猷道也。猷告猶告導。四國。統舉管蔡商奄。多方謂庶邦從叛者。若熊盈淮夷徐戎及逸周書所稱諸憝國皆是。告。告其士民。下文所謂猷告爾有方多士也。惟與梓材惟邦君之惟同。猶與也。殷侯。武庚也。正名殷侯。明其爲叛臣。猶大誥云逋播臣也。尹。治也

殷侯尹民。武庚所統治之民。下文所謂暨殷多士也。上云四國。殷已在內。又別言之者。武庚為叛首。其民即紂都遺民。不善者迷頑尤深。善者或有故主之思。故更專呼之。篇中所言。實以曉諭殷民為主。使庶邦咸闓知之。知周之伐殷初無利天下之心。故篇名多方而發首云告導爾四國多方與爾殷侯所統治之民。見曉告之所尤切。降下也。命教令也。言我惟大下爾教命。爾應無不知。 此第二節。呼多方民而告之。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即此經所云王來自奄我惟大降爾

命。下文所謂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箋云】寅。敬也。釋詁【釋曰】洪。代也。惟。思也。周公自言代行政者思王者圖度天命之祐否。當長敬念天道而奉行之。使天享其祭祀。所謂克配上帝也。豈有圖度天命而可不長敬念于祭祀乎。江氏云將備言夏殷之不善圖天命以至滅亡。而先言此以發其端。案明王以孝治天下。祀天以祖配。行政使民。常若惟天惟祖宗臨之在上。惟恐四海兆民之或失其所負天地祖宗之付託。無以奉郊社宗廟之

祀。是以令順民心。動合天道。此三代之所以長享天祿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箋云 馬氏迪作攸。曰。所也。（釋文）**釋曰**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信。天之愛民甚矣。順天以保民者興。子孫長享其祿。使民有常君而安。逆天而虐民者亡。更使有德者代之以濟民於危。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是黃帝以來則然。但周公不欲以久遠論。故但舉多

方所共聞者論之。江氏云。夏桀之事舊矣。必斥言之者。欲以商之伐夏況周之伐商。明武王與湯同道。于以服多方焉。多士之斥夏亦此意也。慼憂也。惟帝升降于夏以監其德。有夏大肆佚樂。不肯有憂戚之言加于民。言不卹民也。乃大淫荒昏亂。不能一日勸勉于天之道。乃女所聞知也。案迪道常訓。道又同導。帝降監于夏以災異譴告之。導之改惡爲善。而桀不能有終一日之自勸勉。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所謂夏弗克庸帝也。迪攸聲相近。馬作攸訓所。所猶處也。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

居。天之所以居民者。如大學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等。王敬作所。君子所其無逸。即帝之所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甲狎。疏云鄭以甲為狎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內亂。疏箋云下文曰慎厥麗。又曰開釋無辜靈善也。詩定之方中箋旅衆。洪大也。釋詁舒。古文作荼。考工記工人注義懫。壁中古文作懥。說文曰。懥。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懥。懥讀與摯同。鄭注釋曰此

承上文而言桀之淫昏不恤民。所以失天命。廢其。其桀也。孫氏云。麗者。麗於獄也。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注。杜子春讀麗爲羅。疏云。羅則入羅網。當在刑書。呂刑云。越茲麗刑。又云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是也。崇。終也。言桀圖度帝命。不知天之愛民。不能開釋于民之麗于罪網者。乃大下誅罰。終亂夏邑。案孫釋開字麗字與下文義協。甚當。桀自謂己有天命。嬌誣上天。布命於下。殄戮用乂。爲劓剝亂政於夏。釋言云。甲。狎也。以甲爲狎之借。正釋此經。狎。習也。言桀習慣於內嬖淫亂。因此蠱

惑滋甚。不能善順承于衆心。任用羣小。黷貨虐民。周禮大司馬云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内無有異于禽獸。傳記言桀嬖妹喜。蓋亦如紂之婦言是用。多罪逋逃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也。孫氏云。罔。無也。丕通不。進者。史記呂不韋傳云進用不饒。索隱引小顏云。財也。漢書高帝紀云。蕭何主進。注。師古曰。進字本作賮。恭與共通。釋詁云。具也。舒者。考工記注云。荼。古文舒。叨。說文作饕。貪也。重文作叨。欽與歆通。釋詁云。興也割與害通。言桀貪無不以財進奉共職。大為荼毒

于民。亦惟夏民貪戾日興。謂上有好者下必甚也。殘害夏邑。如湯誓所云率割夏邑。呂氏春秋愼大篇云。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是也。案孫說皆善。舒荼古通用。考工記段荼爲舒。此經段舒爲荼。懫後出字。當本作墊。大學別本有懫字。江氏訓麗爲附。云。天命之去就因乎民心。民所附則附之。所去亦去之。桀圖天之命不能開闢于民之所以附麗。又讀欽如字。云。欽者。思望之意。詩云。憂心欽欽。亦惟夏氏之民貪饕忿戾日欽欽然思剿割夏國。言民之貪亂欲夏亡也。湯誓曰。時日害

喪。于及女偕亡。此之謂。義竝通。說文引經多一氏字。或壁中本然。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釋曰】此言民心所去即天之所廢。桀洪舒于民。天命乃去夏歸湯。江氏云。天惟是之故求可為民主者。乃大下光顯之美命于成湯。使之誅絕有夏。案天生烝民。無主則亂。天之愛民甚矣。必擇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為之主。養之教之。使民皆相愛相敬相生相養。遂其飲食男女之欲。以行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之義。而

免於死亡貧苦爭奪相殺之患。是謂民之主。是故順天以保民者王。逆天而虐民者亡。顯。光明也。休。美也。刑。罰辠也。殄。絕也。　此第三節。言人君荼毒天命。當念天心所享在能保民。桀逆天暴民。故天命去夏歸湯。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箋云]純。大也。釋詁[釋曰]此申言天所以刑殄有夏之意。多士云。天惟純佑命。言天大助之。此云不畀純。

謂大不與之。天意怨桀甚也。或曰。純。專也。言天不專與一家。命不于常也江氏云。義民。猶民義。謂賢者。惟天之不畀夏大矣。所以然者。乃惟夏王以爾多方之賢義型于民者黜退之使不能久長多享祿位。言桀不任賢。胥。皆也。惟夏共職之多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之道。乃皆惟虐于民。其所為虐政至于百討。大不能開于民之麗。言桀任用小人寀江說甚明。義。善也。義民即善民。民儀作義民。猶民獻作獻民。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若關龍逢忠諫被殺。伊尹五就卒去。是也。安享于民。謂民所以安享

天祿之道。洪範所謂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也。大不克明此道。而肆虐百端。則民怨氣上于天怒矣。大不克開。孫氏謂不能開釋民無罪離法網者。江氏謂不能開通於民心所以附麗者。竝通。立政義民。江說亦善。呂刑鴟義。馬鄭謂輕忽劫掠善良。古說或云消義。皆不必破字。王氏念孫讀立政呂刑之義爲俄。訓邪。俞氏樾王氏先謙又讀此義民爲俄民。說雖可通。然經師相傳無此訓。恐未必然。此

第四節。申言桀失天命之由。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

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箋云】簡。閱也。易繫辭虞注 論語曰。簡在帝心。或曰。簡。擇也。詩簡兮箋【釋曰】桀為天所棄而天命歸湯。乃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歸德簡在帝心。代夏作民之主。或訓簡為擇。江氏云。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賢者簡擇而任之。用是代夏為民主。慎厥麗。謂慎民之麗於法者。預防其觸罪。平反其冤誣。原宥其過誤。乃所以勸民為善。記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是也。其

民之被刑者。皆惡積罪大衆所同惡。亦用以勸民去惡爲善。康誥曰。殷罰有倫。義刑義殺。是也。江氏以麗爲民心所附麗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民之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勸民。自湯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以至于帝乙。大較論之。罔不明德慎罰守湯之法。亦能用勸民。帝乙說詳酒誥。明德慎罰詳康誥。要囚。謂審覈囚人之要辭。亦詳康誥。王氏先謙云。殄戮罪人。民知無枉。亦能以勸。赦宥無辜。民知無縱。亦能以勸。言刑平也。案此與桀不克開大降罰洪舒于民以致叨懫日興者正絕相反。而識

者乃謂殷人任刑法。或且誤以商鞅之法爲商代之法。其謬甚矣。表記所謂殷人先罰而後賞者。謂先除害乃興利。三代先後各因時宜。其以德教爲本而刑罰輔之。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一也。故詩曰不僭不濫。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正此經之義。爾辟。辟君也。謂紂。江氏云。爾君承先王之德澤而不能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可慨也夫。案此經言殷先王之德甚詳。言紂惡甚略。蓋體殷民不忘先王之心。言累數百年深仁厚澤而紂一旦盡傾覆之。深可惋惜。故結言嗚呼。下文又言天降喪于紂猶

有可挽回之望。而紂終自絕於天。天命乃去殷歸周。則紂之不善天亦無如之何。多殷先哲王在天亦無如之何。殷亡初無與於周。而多方當順我周王熙天之命矣。此皆平心實事曲當情理之言。絕無彼我興亡權力之見參乎其間。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此第五節。言湯受天命以寬治民。繼世多哲王。至紂乃蹈桀覆轍以錯天命。　以上第一章。言天惟德是享。桀有昏德天命歸湯。今紂又以無道失之。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釋曰 誥者。上所以告導於下。誥告爾多方。言作誥以告爾多方也。庸。用也。釋。舍也。庸釋。謂用意舍去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命不于常。天無容心。夏殷之失天命。皆其自取。非天有意舍之也。夏之事我則既言矣。殷之不克享天命。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縱其欲。自謂有命在天以即喪。江氏云。爾君紂挾有爾多方之衆。大過圖度天命謂不去己。動作切切罪狀有辭。以故滅亡爾。商書曰。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過圖天命也。不言桀者。上以詳

言桀惡。于此省爾。孫氏云。淫。過也。屑有辭。多士作泆有辭。馬氏云。屑。過也。玉篇云。屑。碎也。楊倞注荀子云。屑。襍碎衆多之貌。言有罪狀衆多以致滅亡。案馬於多士亦作屑而訓同泆。於此當亦然。謂過惡有一一可數之辭章聞於天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多方其可恃乎。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能責命于天乎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箋云 集。就。詩小旻傳。閒。代也。釋詁。馬氏曰。蠲。明也。烝。升也。

釋曰 此申言夏殷不善圖天命。所圖之政皆使天不享其祭祀。所謂不寅念于祀也。孫氏云。言惟夏王圖度其政不就于享。天下是喪亡之咎。使有國諸侯代之。蠲絜。烝美也。又惟汝後王紂。過其佚豫。謀其政不絜不美。天惟下是喪亡之咎。馬注蠲明烝升者。言無明德升聞于天。案左傳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非德民不和神不享。不就于享。謂不就于天所以享之道。不蠲烝。誕惟民怨腥聞在上。弗惟德馨香祀也。

此第二章第一節。承上言夏殷失天命皆其自取。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夏夏字據鄭注改今本作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夏之言假。天觀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詩皇矣疏武疏【箋云】夏今本作暇。之子孫上或有湯字。武疏中

論曰。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法象【釋曰】夏殷之亡皆非天有意廢之。且天心仁愛人君。非至大無道

之極。天猶欲扶持而全安之。蓋人性皆有善。惡人亦有可與為善之道。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即念。人心之動。善惡無常。變改甚速。（二語本王氏先謙）發於心。形於貌。達於事。為而聖狂分焉。大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又云。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又云。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案心操則存。舍則亡。能念則心存而倨慢者亦適明有知矣。弗念則心亡。而適明者亦倨慢無度矣。王氏云。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新序刺奢篇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案此經聖狂二字。括洪範五事休咎始終。狂者肅之反。肅即敬。克念則克敬。敬勝怠則爲聖。怠勝敬則爲狂。此論其理。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作聖作狂祇在念不念之閒。與孔子言上知下愚以聖狂之極言者不同。然上聖至誠無息。無時而不念。所以

必不作狂。克之德曰聰明文思是也。下愚樂其所以亡。無時而克念。所以必不能作聖。紂之不虞天性是也。所謂不移。是則聖之所以為聖。狂之所以為狂。仍在其念不念。與此經之義一也。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讀夏為假。古假暇字通。謂須待寬暇也。狂者非無作聖之道。故紂之不善當誅久矣。天以湯有大功德於民。且文王至德。為臣止敬。三分服事以祈殷命。故須待寬假終五年之久。冀其克念改惡為善。以至子孫。延既訖之殷命而仍作民主。之。至也。誕。當讀為無逸既誕今文之延。詩武

疏引作湯之子孫。或別本有湯字。文義頗明。然鄭注似無湯字。王氏先謙讀之字絕句。云。太誓鄭注云。禮說曰。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還師不伐。是須待寬假之。雖人事亦天心也。故云天惟五年須假之案王說亦通。此五年中紂若能改。則子孫復延湯祚作民主。而紂終不改。且淫虐愈甚。其所爲無可使天念聞者。天無如之何。乃命周割殷。如湯之革夏矣。聖人之心。天命所視爲轉移。文王爲殷祈天永命。而天須暇之。先天而天弗違也。武王觀兵還師。必待必須暇五年後乃恭行

天罰。後天而奉天時也。殷之亡非天庸釋之。非周敢弋之。多方可曉然共喻矣。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中亟五年。不汲汲誅紂。武王亦替天須暇之心。絕無坐誤事機之慮。所謂非富天下也。餘詳太誓。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顧。由同猶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詩譜序疏【釋曰】鄭注語未完備。江氏疑疏家節

引。增成其義云。天以紂无可念聽。惟是求之于爾多方。下災異之威大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爲之。惟我周王善承于衆。能堪用德以主神天之祀。孫氏云。典同敷。說文云。敷。主也。案求爾多方。求其可作民主者。顧天。謂能顧念天者。君奭所謂永念天威。太甲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堪。勝也。靈承于旅。善順民心。以德懷之。民心即天心。民和則神享。故能主神天之祀。所謂寅念于祀也。愚又謂典。常也。神。猶引也。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神有引義。故八引謂之八神。典神天。

謂常引申天意。如天道好生則引之以發政施仁。天敍有典。天秩有禮。則引之以迪彝敎天命有德則引之以任賢官人。天討有罪則引之以爲民除害之等。班孟堅頌漢德作典引篇。或取此文而以訓詁字代之。

天惟式敎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釋曰 江氏云。尹。正也。治也。天惟是用敎我周以休祥。簡閱付畀我以殷命。使正治爾多方。案式。用也。簡。亦大也。周德克堪顧天。天惟敎我用休。大畀我以殷命。使爲多方主。言修德而天命自歸。初非有

意求位也。 此第二節。言天須服紂而紂不顧天。天命乃歸周。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箋云 白虎通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兄弟相為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 諫諍

釋曰 上詳陳天命去就之由。明夏殷之失天命皆桀紂自取。夏之亡初無與於殷。殷之亡更無與於周。篇首所謂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者。大義已備。故此結言今我何敢煩言多誥。我惟大下爾四國民以教命。使順王以享天之命。毋自速辜而已

江氏云。下文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即此所降四國民之命也。言有不用。則命是教命矣篇首言我惟大降爾命。同此教命也。案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即此所降之命也。故目多士篇曰命有申。白虎通以四國爲管蔡商奄。與詩毛傳同。四國并誅。王法無私。而大誥多方多士皆以祿父爲主。成王征將薄姑自專數奄君之罪。絕無一言指斥管蔡。是爲隱。班氏以四國內有管蔡而成王即政後管蔡所監之地久矣統屬於衞。則今文說亦以多方爲周公東征時作矣。若云追述前事。

則經文明云今。非若多士之云昔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箋云 忱信。詩大明傳 裕道。方言 夾近。廣雅釋詁 介善。乂同艾 相也。釋詁 曷一作害。不一作弗。匡謬正俗引經 說文曰。畋。平田也。从攴田。周書曰。畋介田。攴部 畋。一作田 詩甫田疏引 惠順。釋言 熙廣也。晉語

釋曰 我周奉天救民非冀殷命。皆爾所親歷。我言豈不信。爾何不誠信道之于爾多方使無迷誤乎。爾何不遠惡近善相助我周王以享

長治久安之天命乎。武王克殷。從民欲修盤庚之政。故言今爾猶得居爾之居治爾之田。非復紂時不有康食攜婦子哀籲天徂厥亡出執矣。爾既有政有居。何不順王以廣大天之命。使天下太平乎。此言其當順天命作周畜民。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箋云屢。亟也。（釋言）數也。（詩巧言箋）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釋曰爾當思王熙天之命。今爾乃屢導而猶不靜。爾心未愛慕於善道耶。迪。導也。

屢俗字。當爲婁。言開導亟數而猶不靜。蓋東征時屢有文告曉喻也。康誥作於攝政四年。所言正指此時事。故江氏云此之謂。又云。宅讀當爲度。典法。正。長也。爾不大寸度天命乎。爾乃動作切切播棄天命乎。爾乃自作不法謀取信于長上乎。此歷數責之也。案正。當謂正人。若伯夷叔齊。傳稱四國作亂時以謀告夷齊。夷齊笑曰。此非我事也。夷齊避紂早矣。小腆蠢動。闞之望望然去惟恐浼耳。作不典而求信于正。正其信之乎。夷齊恥食周粟。而太公謂之義。周公謂之正。周人稱夷齊與稱文武周

公同。無毫髮忌諱。此可見聖人心德之公。各行其是。同歸於仁而已矣。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箋云 書舊說。管蔡基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論衡譴告至于三二句。或無至于字乃字。漢書文三王傳引殛一作極。釋文殛誅。釋言逮召也。鄉飲酒禮注 釋曰 此承上迪屢不靜自作不典而戒之。江氏云戰懼也。要囚。要決所俘囚者之罪也。逸書曰。俘維九邑。我惟是之故

其教告之。我惟是之故其戰要囚之。重刑殺。故戰
懼。我教告爾已至再至三矣。乃有不用我所下于
爾之教命者。我乃大誅罰之。非我周秉執之德不
安靜而欲誅罰女。乃惟女不用命自召罪戾。案聖
人無不教而誅。教告之而不用命。乃警懼要囚之。
逸周書稱臨衛攻殷。殷大震潰。詩曰。勿士行枚。言
無戰鬬銜枚之事。蓋四國作亂。民多脅從。無待力
攻。然亦必有黨惡逆命梗頑拒戰者。俘而訊之。要
其罪狀之辭分別處置。當時祿父北奔。管叔自經。
蔡叔囚。霍叔赦。惟奄君受大戮。餘衆事平後蓋多

開釋。于時申告之至于再。諄復之至于三。冀其終用命。論衡言管蔡畔周公告之至再三。明以此篇為誅管蔡時事。再三屬告教言。與文三王傳引經義合。是今文舊說。正足證明鄭義。虔氏乃不用而用僞孔說。何耶。大罰殛。謂若放流之迸諸四夷。深戒之。殛。古多段作極。無至于字乃字者。蓋今文。此第三節。晚告戒勉多方。　此第二章。申言天命去就及殷周之故。使多方心服而用命。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曁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釋曰 上徧告多方及殷民。此以下兩章。別告殷士大夫之當遷於洛者。上章勉其用命。下章戒其不用命。猷告猶告道。言告導爾有方多士與殷多士。特言殷多士。謂其當遷洛者。逸周書作雒解曰。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即此多士。江氏云。監。謂三叔監于殷者。祀。年也。商曰祀。周曰年。告殷民。故曰祀。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稱其往日之善以誘道之。案自初立監時至此十二年。云五祀者。武王克殷立監至崩凡五年。時三監叛志未萌。殷士純乎臣服于

周也。皮氏王氏先謙以此監爲康叔中旄父及監于洛者。不知康叔中旄父及監洛之大臣旣撫之五年而猶叛。無乃不職之甚。而洛誥所謂殷乃引考伻殷承敘萬年者又何在乎。再叛再立監。皆僞孔謬說。而堅信力申之何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箋云 周禮有閭胥州長。內則有州伯。今文伯作賦。正作政。大傳說。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臬。

法也。廣雅釋詁馬氏臬作劓。釋文【釋曰】周禮鄉遂之官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等。皆親民施政教平賦役者。州長。內則謂之州伯。胥伯者。自閭胥上至州伯也。武王克商。使三監助祿父治民。除紂時虐政貪吏。更選獻民為親民之官。修盤庚之政。故承上臣我監五祀。而言於時爾多士有為閭胥上至州伯小大諸正長者。爾無不能守法。以殷獻民行殷先王仁政。治殷水火初出之民。適其俗。修其理。而使周之懿親教導之。在武王可謂仁至義盡矣。今文胥伯作胥賦者。江氏云。胥謂繇役。周禮天官敘官胥

徒。注云。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是胥實爲繇役之名。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省繇賦。後漢書第五倫傳云。倫後爲鄉嗇夫平繇賦。皆繇賦聯言。此言胥賦。猶彼言繇賦也。克任。某準也。于維有繇賦小大多政須令于爾。爾无不任繇賦之準額也。棄胥。力役之征。賦粟米之征。十稅一以田賦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紂時用乂稠斂。召敵讐不怠。至此始復什一之正。吏康平而民安樂矣。焉作則。叚借字。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

釋曰 上言其能治民。此言其能教民。據經言克勤乃事。下又云在乃位。則是有位治事之人。言往時殷民有自作不和者。謂相為敵讐之小民也。爾惟和之哉。室者。巨室。立政曰。乃有室大競。睦。敬和也。爾巨室有不睦者。謂往日師師非度卿士之家也。爾惟和之哉。爾邑。殷邑也。爾能治民教民。俾爾邑能變昏暗為明。爾惟能勤修乃職事矣皆述其臣我監五祀時之善。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箋云 忌。壁中古文作惎。說文曰。惎。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惎于凶德。言部穆穆。敬也。釋訓 釋曰 此言具從叛出於迫脅。非本志。尚當從古文作上。謂殷侯祿父也。凶德。叛逆也。言爾苟上不畏其于凶德。則亦以穆穆然敬至今在爾位。能見簡閱于爾邑。謀以善進汝于王庭矣。閱。簡也。謀。如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之謀。謂商度其尤賢者而舉之。多士云。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也。謀介。猶求

賢。言將擇于汝邑應我求賢今不幸脅從不靜。乃邑既墟。當與汝更始於洛邑也。上言爾邑。此云乃邑。下別云洛邑。與多士先云乃邑。又云天邑商。下別云今朕作大邑于茲洛正同。一為將遷豫告之。一為既遷而申告之。皆由故邑之新邑。其為一事彰彰甚明。若以此篇為遷洛後五年之事。則辭氣大不類。且何以於爾邑乃邑下別云洛邑與多士同乎。此時四國皆以平克。殷士如何處置。當豫告以安其心。上文教告至再至三中遷洛或已言及。故下云爾乃自時洛邑。　此第三章第一節。言殷

獻民本無叛志。起下遷洛與之更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廷。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釋曰 言汝本獻民被脅。今舉汝善地。與汝更始。爾乃自是洛邑。庶幾長久用力畋治爾田。所謂宜稼于田也。天惟與爾憐爾。更受祿于天也。我周惟大善爾賚與爾。進簡爾在王庭。由前侯國鄉邑之吏而進爲王官。尊尚爾事。且有治職在大官。言當尊賢使能。勉其用命日進於善。與多士同義。但彼承殷革夏命言。故述夏迪簡在王庭之言而解之。此

因將遷而勗勉之。故直告以此。　此第二節告以將遷洛而勉之。　以上第三章。勉將遷洛殷多士以用命。　又案此時殷士懼罪不暇。故告以原情勿罪。且有簡用之望。多士作於遷後三年。殷士漸有求仕之心。故告以惟聽用德。我本旁求。多士惟德不足是患毋患不用。立賢無方。我亦猶行殷於夏之道也。爾尚不忌三語。諸家說皆未當。故上下文義皆不貫串。無以解成王之惑。今反覆經文。確得語脈。定其訓義。學者可恍然悟矣。或曰。克閱于乃邑謀介。謂殷侯若不叛。則當循諸侯貢士之常。

爾敬恭在位。能簡擇于乃邑。謀介紹于王所矣。亦通。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分離奪汝土也。疏 [箋云] 上文云享天之命。頗。衺也。(廣雅釋詁)探。取也。逖。(同逷)遠也。(釋詁) [釋曰] 此戒遷洛殷多士并及有方多士。毋或不用命。忱。信也。勸忱。謂相勸以信。即上所謂忱裕也。言爾若不能相勸以信我教命。爾亦則惟不能享天之祿命。凡民效之。亦惟

曰不能享天命。江氏說以曲禮五官致貢曰享。注云。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故云致功曰享。則謂汝不共王事。凡民亦效汝不共。二語本孫氏亦通。逸。放逸也。遠。猶背棄也。孫氏云言汝乃惟放蕩頗邪。大不近王命。則惟汝多方取天威罰。我則致天討離逖汝土。謂放流之。案爾土謂殷士遷洛後所得之地。與多士云尚有爾土同。其有方多士所居之土亦包在內。用命則永畋爾田以致大介賚。不用命則分離遠竄奪爾今所有之土。非復如遷洛之在樂土矣。 此第二節。戒其不用

命。　以上第三章。特告有方多士及殷多士之當遷洛者。明示以勸戒。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釋曰 孫氏云。祗。敬也。言我不徒多誥。我惟敬告汝以天命。又言是惟始不能敬和。故令遷居。則無怨我也。案祗告爾命。結上備陳天命也。不克敬于和。結上忌于凶德從叛被遷也。于。猶與也。無以遷而怨我。與多士云遷居西爾無我怨同義。　此第四章。總結全篇。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一

曹元弼學

立政第二十八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史遷說。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釋曰**立政與周官異時作。而其義相類。故編篇相接。史公因合說之。詳周官序下。孫氏云。以便百姓者。便。猶辨也。百姓。百官也。案周官篇官別其宜。此篇詳言官人當用有德以乂民。則民治而說。百姓宜主民言。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箋云 史遷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周本紀 又說。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魯世家 釋曰 周公率羣臣各極盡敬禮而告王也史記所言。正說此經拜手稽首之義。嗣天子。謂繼體之天子。王矣。言已親王政治天下矣。立政不可不慎也。

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箋云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文選藉田賦注引 胡廣侍中箴曰。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

爲政首。古文苑伯。壁中古文作敀。說文曰。敀。迮也。从

夫。白聲。周書曰。常敀常任。文郡漢石經準作辟。綴一

作贊。揚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風俗通曰。周公將沒。戒成王

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

之機。不可不謹也。十三篇【釋曰】咸。皆也。羣臣用皆戒

于王曰。王左右之臣。若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諸官者。言未終。周公遽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茲

云云也。經文自休茲至下又我受民。雖俱係周公

言。而其下總以予旦受人徽言。則是周公揆意羣

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己受之

而轉述于王者。蓋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以求深感動之。以上參取江氏王氏說此聖人善與人同之意。亦周公是時將告老歸。故率羣臣同進戒。欲羣臣能繼其志以輔王。惓惓無窮之意也。

常伯常任者。王氏孫氏以下皆歷引漢人說以爲王左右近臣。若漢之侍中中常侍。常伯。謂長侍王左右之長。常任。謂常侍左右備任使者。蓋總近臣之稱。非正官名。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正。即常伯之屬也。其屬官即常任之屬也。應劭胡廣等皆以常伯常任當漢之侍中。但漢代侍中多係加官

無定數。且多雜以官者。諸葛孔明出師表云。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則庶乎古之常伯常任矣。準人。王氏先謙云。王左右治獄之官。蓋若　國朝之慎刑司也。與下文準人不同。一作辟人者。石經殘碑作常伯常任辟。下闕孫云。辟。法也。辟人。謂法官也。皮云。王出入必有執法之官。周禮有朝士屬秋官司寇。故辟人與贅衣虎賁同列。綴衣。江氏謂侍帷幄之臣。蓋即康誥所謂服休服采。續漢百官志內者令。主布張諸衣物。疑即此官。虎賁見周禮。守王宮者。凡此五官。職有

大小輕重。而皆在王左右最切近者。世之盛也。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各恭爾位。隨事箴諫。是以宮府內外一氣清明。周公所謂休也。及其衰也。以褻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甚至如後世宦官之禍覆亡天下。周公所謂恤也。治遠自近始。故羣臣進戒首及之。而周公深歎之。休。美也。恤。憂也。鮮。少也。王氏先謙云。言此五官皆近臣。最所宜慎。人君美此而知憂此者少矣哉。周初文言。休恤相對成義。召誥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可證。案常伯常任準人。鄭義無考。應仲遠說或本鄭書注。然正義釋文不及

馬鄭異義。或今古文說不同。江氏云。常伯常任準人。即夏商之三宅。文武之三事也。綴衣虎賁。文武有其官。夏商則未聞。恤。收。鮮。善也。美哉此諸臣之戒。知收受其言斯善哉。所戒之詞。下文所云皆是也。亦通。準取其平如水。準人平法之人。故字亦作辟。敀者。伯之借。孔子國以今文讀為伯。綴贅古通用。

此第一章第一節。將言立政之本在用人。此發其端。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疏箋云迪。道也。釋詁有室。大家也。賢卿大夫之家。孟子離婁趙注競。彊也。釋言忱。誠。說文心部恂信也。釋詁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俊乂在官。宅。居也。釋言漢石經謀面上有亂字。釋曰上言治遠自近始。此以下因備言用人行政之道。先舉夏商之事以明之。乃詳論文武立政任人。三王道同。皆即皋陶謨知人安民之法。江氏云。有夏。謂禹也。有室。卿大夫之家。競。彊也。多賢人。故曰大競。詩云。

无競維人。言古之人有道者惟有夏之為天子矣。其巨室多賢。其君招呼其賢俊以諒天功。以尊事上帝。大學曰。知至而後意誠惟道其知。故誠信于德行。言賢俊之臣能道其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教其君曰。敢拜手稽首有告于吾君矣。能居此事牧準三宅之官。此惟君道矣。案有室即孟子所謂巨室。鄭君詩箋云。人君為政。無彊于得賢人。有室大競。謂大臣皆賢。籲。呼也。籲俊尊上帝。謂俊乂在官天工人其代之。明德馨香為天所享。故能尊事上帝。下文成湯釐上帝之耿命。克用三宅三俊。

文武克知灼見三宅三俊。故事上帝。皆本此道。迪知者。江氏謂道其知。即大學所謂致知。致知故能知至。真知善之爲善。知至而后意誠。知善之爲善。故好善如好好色而誠信于九德之行。孫氏謂以道知人。取人以身。惟善知善。故不惑於似是之非。功利之末。而惟人心于德行。蓋古之聖君賢相。其道德學問本原至正。三皇五帝三王其爲道也一。故伊尹相湯以堯舜之道。周公制禮單文祖之德。箕子陳洪範乂用三德。即皋陶謨之九德。而周公作立政。論三宅所用必在九德之行。皋陶曰。亦行

有九德。所以成就天下之賢才。化其氣質之偏而歸之中和。此莫大學問。天下治平之本也。畢氏以田謂經二迪字當訓爲適。適辭也。迪惟有夏。猶適惟有夏也。迪知忱恂。猶適知忱恂也。於文義甚協。或然。謀面用丕訓德。謀如皋陶謨之謨。面。猶向也。丕。大也。訓。順也。義民。所謂民獻也。三宅皆當得賢人。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必博謀於衆。向用大順于德之人。則乃宅之於位。如此乃應三宅無義民乎。言知人雖難。而以德行爲權衡。則庶幾不失。所謂謨明弼諧也。茲乃三宅無義民。是反覆抑揚之

辭。如弗永寅念于祀。謂弗永寅念于祀乎。此等文法甚多。察其文勢即可知。江氏讀丕為不。謂向用者不順于德。則三宅無義民。王氏念孫讀義為俄。俄。傾邪也。謂用大順德則三宅無傾邪之民。孫氏從之而以謀面為察言觀色。云。既誠信所知之人有九德之行。乃敢拜手稽首以告其君曰。居乃職事之人。居乃作牧之人。居乃平法之人。茲乃在我后矣。察其言。觀其色。用大順德之人。乃以官居人。此乃職事作牧平法之人皆無邪民矣。案江孫說並通。如王孫讀。則多方義民為正字。此義民為借

字。孫氏說此事牧準與上常伯常人準人別。江氏則以爲即冡上文。詳下。愚又謂謀面者。同僚合謀而入告於君也。曲禮出必告反必面。注云。告面同耳。此上言告教。下言謀面。告面亦同。禮記引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君于內。即謀面之義。變告言面者。臣事君以忠。毋面從而退有後言。又事君盡禮。毋未見顏色而言。侍直輕躁以僨事。忠誠敬禮皆見於面。是以上下相覿。規過則攻。進善則納也。以人事君者如此。則能以大順之道進大順德之人。而庶幾乎皋陶周公矣。謀上漢石經有亂

字。亂。治也。治謀猶善謀。或謂謀治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釋曰】江氏云。桀所為德。惟乃不為往昔先王之任賢。惟暴德之人是用。故絕世无後。案桀反禹道。王當以禹為法桀為戒。　此第二節。言夏禹用九德之人任治民要職以立政。至桀反之。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箋云】釐。理也。詩臣工箋。耿。光也。杜林說。從光聖省。說文耳部

釋曰 江氏云。亦者。亦夏先王也。即。就也。亦于成湯。升天子之位。大理上天之光命。乃用事牧準三宅之官。能就其所居之位。言偁職。舉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德。言舉不失實鴻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詩羔裘云。三英粲兮。毛傳云。三英。三德也。鄭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名。鄭以洪範三德說詩之三英。則此三俊亦是洪範之三德矣。案越與粵同。又與遹通。亦越成湯。蒙上迪惟有夏之文。則畢氏訓迪為遹。似得之。陟訓升。與天迪格保之格

同義。丕釐猶文王之大釐其政。上帝之耿命。即天之明命。顧諟天之明命。所以自明其明德也。丕釐上帝之耿命。所以明明德於天下。所謂丕式見德也。天命有德。湯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之官能稱其所居之職。其所以能官不失職者。曰舉三有俊德之人。能實其俊德之名。克即宅。皋陶謨所謂無曠庶官也。克即俊。所謂彰厥有常也。三宅即上文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三俊三德之俊。即上文所顯之俊有九德之行者。九德約之為三德。故曰三俊。詩謂之三英。此虞夏商周相傳知人之

要道也。嚴惟丕式。嚴。敬也。離騷曰。湯禹嚴爾祗敬兮。惟。思也。丕式。大法也。即天命所著之法。由天命之性而敘為典。秩為禮。命有德。討有罪。皆是。湯敬思大法。順帝之則而行之。故官人皆有德以立政。其在商國畿內。用是和協于國內之民。德教加於百姓也。其在天下四方。用是以大發顯見其聖德。形於四海也。天下皆守典由禮徙善遠罪。所謂丕式見德。皆宅俊之效。多士所謂成湯俊民甸四方也。

嗚呼。其在受德敃。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箋云】馬氏曰。受德。受所為德也。釋文敃。彊也。釋詁壁中古文作忞。說文曰。忞。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讀若旻。心部【釋曰】嗚呼者。受即周所代。其無道而失天下。尤切近可懼可戒。故歎而言之。江氏云。紂性彊梁。惟進任刑殺暴德之人。與同于其國。乃惟衆狎習為淫佚之人。與同于其政。同者。同惡相濟也。厥邦厥政互文。案受德與上桀德文例同。故馬云受所為德。皆以不德為德。所謂凶德也。牧誓

云。今商王受。此文稱受正同。不當據逸書以受德二字連讀。目爲紂字。受德敃。言受之爲德務在彊梁。詩所謂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也。羞刑。羞進也。謂以言刑名投受所好自進者。暴德。以暴虐爲德也。庶衆。衆習狎也。庶習。謂衆衆狎無禮無度者。逸德。以淫逸爲德也。受用此等惡人同肆淫虐。自絕于天。故天棄之。欽。孫氏讀爲歆。興也。伻。使也。夏。中國之人也。式。用也。奄。大也。甸。治也。言天興罰紂罪。乃使我有中國之人。用受商之大命。大治萬民。宗受反湯道。故天命去之而歸周。　此第三節。言

湯周夏王宅俊之道以立政。至紂反之。而天命在周矣。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箋云灼明也。釋訓灼灼明也壁中古文作焯。說文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火部漢石經作會。釋曰此以下言文武能用三宅三俊。如成湯行夏王顧俊之道以統御衆官內外。立政乂民以承天命。克知三有宅心。謂任官治職能夙知居事牧準三職者之處心。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知之有素。下文所謂則克宅知也。灼見三有俊心。謂求賢審官明見所顧有九德之行分為三俊者之處心。蓋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見之必真。下文所謂克由繹之乃俾乂也。用人以德為本。德具於心。克知灼見。其心術純正。則德皆實德。生於心發於政皆善政。於以敬事上帝。立之為民長伯。則所行皆順帝之則。可升中於天。而民無不被其澤矣。灼焯聲近通借。俊作會者。陳氏云。會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為最。是也。案陳說近之蓋俊最聲轉。最

會聲通假轉相變耳。篇內俊字甚多。今文此處作會。未必諸俊字皆然。說文引經作俊。當以古文爲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箋云 三事。三公。詩雨無正箋義 釋曰 爲政在人。文武立政首在任人。準夫。所謂宅乃準也。牧。所謂宅乃牧也。作三事。謂作三事大夫者。總括夏司徒司馬司空而言。所謂宅乃事也。準夫。下又稱準人。牧。又稱牧夫。作三事。又云立事。此據孫氏義。與篇首常伯常任準人不相蒙。彼近臣。此大臣也。江氏則以任人

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夫即前準人。三事總此三者。即三宅也。與詩三事大夫異。任者任事。故上云常任。下云立事義亦通。要之此為立政治民要職。庶官皆統焉。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釋曰】任人以三宅為至重。而其下內外大小諸臣。皆當以善士為之。職有大小。賢亦有大小。因才器使以屬於三事。則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小臣不得以閒大臣。無敢以嬖幸惑君聽亂朝政矣。虎賁綴衣見上。趣馬小尹者。孫氏云趣馬見詩雲漢。傳云。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書疏云。趣馬于周禮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小尹即圉師之類。趣馬即下士。馬一匹有圉師一人也。案趣馬官雖卑。而於乘輿為近。故詩十月之交及雲漢皆與大官連舉之。小尹或總舉暬御諸卑官之辭。左右攜僕者。江氏云。蓋若周禮太僕射人也。鄭注周禮射人云。射人與僕人俱掌王之朝位。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云。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然則此文左右攜僕正當彼

二官之職也。王氏云。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人等也。並通。百司庶府者。江氏云。若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是也。周禮則官名言司者尤多。府則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之屬。言百言庶。皆凡括諸官之詞也。百司兩見者。蓋內外之別。表臣百司。表之言外。蓋外百司也。案此言侍王之近臣。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釋曰】大都小伯者。謂大小都邑之長伯。都言大。伯言小。互文。謂若鄉遂之官與公邑及三等采地之

長吏。藝人者。皆以有德行道藝之人為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表臣百司。言在外臣工之百職。以別於內官之百司也。

此言治民之長官。

大史尹伯。庶常吉士。

釋曰 此敦誨故老。博物君子。副貳公卿。為王拾遺補闕者。故史佚與周召太公並為四輔。此經與司徒司馬司空相連為文。孫氏云。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所掌事重。故特言其官名。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

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王氏先謙云。太史有尹有伯。皆長官。若兩漢之太史令太史丞也。案春秋傳崔杼弒君太史直書。為杼所殺。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蓋史官人多。其長為尹伯。餘則所謂庶常吉士也。皋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言九德之行能常行不怠乃為善士。漢世奉常下有博士等官。 國朝翰林院自侍讀侍講學士以至修撰編修檢討。又有庶吉士。為儲才清職。皆近之。太史屬於春官。而所掌六典。與冢宰為貳。 國朝以大學

士掌翰林院。蓋周禮遺意。或曰。太史尹伯。謂太史及諸大夫為官長者。如內史及大司樂太師太祝太卜之等。庶常吉士。謂士為官長者。以上列舉衆官而終於庶常吉士。亦見小大衆職皆克用常人。其惟吉士以屬於三事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釋曰司徒司馬司空。以三公下兼六卿。上文作三事總舉之。此指實其官名。亞旅者。其下中下大夫。詳牧誓。江氏云。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注以為殷制。然則殷時天子五

官。文武時爲諸侯降于天子。故三官與。案曲禮上文云天子建天官。五官合天官正六官。六官之設尚矣。詳甘誓。文王固止三卿。武王伐紂時則當有六卿。牧誓司徒司馬司空。蓋三公官耳。此文兼據文武時。或以爲三卿。或以爲三公兼六卿。皆可。以上官名多與周禮不同者。如百司亞旅皆總括之稱。非官正名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三亳者。詩元鳥疏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疏

箋云 烝。君也。釋詁 釋曰 此荒遠之君長。及權時所設之官。夷。夷地也。微。盧。西南夷之二國。牧誓從武王伐紂者有八國。此舉二以見其餘。或文王時二國先來服。文王懷柔其君也。三亳阪尹者。孫氏云。阪是山陂之名。尹是正長之稱。既分亳為三邑。各為立長。其長稱阪尹。以居峻險處也。地理志成皋故虎牢。或曰制。左傳所云制巖邑也。轘轅見國策。降谷即函谷。降函聲相近。江氏云。鄭以亳北臨大河。於其東西南三面推求。以成皋轘轅函谷當三亳阪險之處。皇甫謐說三亳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

亳。偃師為西亳。不可信也。案亳為紂畿內地。其民不堪紂虐。叛殷而歸周。文王撫綏其民。為立長伯善治之。而納其貢稅於紂。民心屬文。地猶屬紂。然則文王非但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且率殷之叛民以事紂。文之末年。三分天下不止有二。伐紂易如反掌。乃不取而服事。夫子所以稱為至德也。 此第四節。言文武亦用夏殷先王宅俊之道以立政。因歷舉立政任人所設之官。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箋云 惟克厥宅心。漢石經無克字。宅作度。詩曰。帝度其心。春秋傳曰。心能制義曰度。釋曰 此言文王能官人。武王率而行之以成大業。文王惟克厥宅心。此推言宅俊之本。克厥宅心。猶言克宅厥心。古人文法多有倒字倒句。讀者當以意逆志。宅厥心。居心以德也。詩美文王之德曰。於緝熙敬止。即克宅厥心之謂。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本此。今文作惟厥度心。亦倒字。當依詩度其心為解。言善其心使能制義。古宅度字通。居德能制義理亦一貫。取人以身。文王惟能居心以德。制事以義。乃能立

此衆官皆以能俊有德者。兹常事司牧人。總括上諸官而約舉三宅所掌以統之。常事即宅乃事也。司牧即宅乃牧也。不言準者。準主平刑法。三事以三公兼六卿。內有司寇即準人。而牧伯亦有平法之事。故詩甘棠行露皆言召伯聽訟。凡牧民長吏亦皆治獄訟。故三宅約言之曰常事司牧。且下文詳言庶獄庶慎。故此最括其文。文王至仁視民如傷。故康誥上言明德慎罰。而下言慎罰尤詳。此既總舉三宅所掌又別詳庶獄庶慎。下文戒王兩舉三宅之官。下皆反覆丁寧於勿誤庶獄。前後相例。

則此常事司牧人兼包三宅所掌審矣。克俊與詩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文例同。克俊有德。謂能賢有九德之行。乃以爲掌常事司牧之人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釋曰 文王所用皆有德之俊。其任之也。不自用而務盡人之能。兼。謂以人君之尊自用其聰明才能以兼并羣臣之所長。侵其官使不得盡其才。庶言。衆臣之言。而太史尹伯爲言語侍從之臣。書人君言動。且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枋之貳。得據法以補

衮職之闕。宰相之過。昔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則庶言尤其專職。罔攸兼者。以虛受人。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好察邇言。執兩用中也。庶獄庶慎。孫氏云。言諸獄事衆當慎之。下文稱蘇公式敬爾由獄茲式有慎。知慎即慎獄也。王氏先謙云。衆獄則衆慎之。惟責成有司牧民之人。不更言宅乃準者。以宅準是朝廷專任之一人。如虞廷皋陶作士之比。至於天下刑獄。惟司牧者分任之。而受成於在上之準人。以事至繁重。故非宅準一語所能賅舉也。宅準人所掌。已包於常事司牧中。此更言治

獄之道當與衆愼之。人君不得兼以己意輕重其閒。惟當於有司之牧民者。是訓其用德與違德。使知法戒耳。用。如克堪用德之用。謂惟德之勤。明于刑之中。違。如我民罔尤違之違。違與德相反。傳曰。昭德塞違。呂刑云。今爾何監。惟伯夷播刑之迪。教其用德也。今爾何懲。惟苗民庶威奪貨以亂無辜。戒其違德也。本文王之遺訓。有司牧夫旣盡得其人。又訓以哀矜折獄與衆共之。惟德之用。無即於違。則由聽訟而可使無訟矣。何用更以己意兼之乎。罔攸兼統庶言庶獄庶愼爲文。惟有司二句。則

專承庶獄庶慎而言。故又申之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與知于茲。孫氏云。法者天下之平。君欲知之。必有承望意旨以爲輕重者。康誥云。勿庸以即汝封。亦文王不敢與知之義也。案孫說甚是。如此而有司或有失誤。則庶慎必持之於先。庶言必糾之於後。而準人且詔王廢置矣。以上言文王任人立政之法。　江氏孫氏皆以文王罔攸兼于庶言絕句上屬。云。言謂毀譽之言也。漢書季布傳。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是庶言之不可兼聽也。於經文

義似不甚協而理可通。亦爲治者所當知。　又案經兩云有司之牧夫。皆承庶獄而言。則是司獄訟之事。康誥云。司師茲殷罰有倫。呂刑云。司政典獄。司。主也。察也。疑古者主法律察獄訟之官謂之司。上文常事司牧人。司即準人。事也司也。牧也。即所謂宅乃事宅乃準宅乃牧也。三宅司與牧本不同職。而親民之長吏必兼聽訟。故更云有司之牧夫。謂主法律察獄訟之牧民長官。是兼司與牧之任者。呂刑云。四方司政典獄惟作天牧。與此同義。愚見如此。未敢專己。別著於後。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箋云 記曰。武王率而行之。敉。撫也。說文攴部安也。周禮小祝注容。寬也。易師象傳虞注漢石經此作茲。基作其。釋曰 文王立政任人之道盡善。武王皆率而行之。江氏云。武王率循文王撫安民庶之功。不敢廢其義德。率循文王之謀。从其寬容之德。用能併受此大大之基也。今文基爲其。基之省也。案義德。謂三宅義民克俊有德者。武王克知灼見其心與文王同。故不敢廢。所謂不改父之臣也。故文王修和有夏之臣。

昭文王迪見冒。後昭武王惟冒。文王博采忠言嘉謀。善與人同。不自用而使羣賢各效其能。有容之德至大。武王從之。惟務主道之知人。而罔攸兼於臣道之知事。不改父之政也。是以繼文之業而集大命於厥身。以上言武王率行文王之道。

此第五節。言文武皆用夏殷先王宅俊之道以立政。詳說之以為成王法。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箋云 嗚呼。漢石經作於戲。若。善也。釋詁 勿。今文或作物。論衡用書 釋曰 此以下勉成王法文武之任人以立政。江氏云。言孺子今爲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當效法文武于立事準人牧夫之三宅。我其能明知其善。乃使之治政以助我受民。以和平我庶獄庶愼之事。宗時則勿有間之。時。是也。勿。毋也。間。隔也。言與三宅旣灼知其善。於是則毋有或間隔之。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去讒所以勸賢。內外大小所任旣無非善人。而人君意誠心正。是非不惑。擧人周。與人壹。讒邪孰得而間之。丕乃與亂爲文

法相類。俾。使。亂治也。不但曰乃使治。而曰大乃使治。蓋重大之意見於辭氣閒者。江氏以丕為語詞。然詞者。意乃言外。丕之發聲即有大意。如乃為難詞之比。蓋殷周閒多有此語。盤庚與此文同也。上言立事準人牧夫。繼言庶獄庶慎。下又云一話一言。皆與上節相應。勿作物。此今文異義。王充引經如此。說為災物閒隔其善治。如水氣閒堯旱氣閒湯。江氏申之云。時則物有來閒而至者。乃无妄之氣。非政治所致也。自一話一言。政事无非。無敢變易。我則終惟成德之美士以相我受民而已。案江

以話言為號令。末訓終。理亦可通。但以物為災物。與古文說絕異。於上下文意錯出不類。疑此特書家相傳別說。今文舊義未必盡然。侯氏康說司常雜帛為物。說文勿州里所建旗。是勿即物。又勿。無也。而物故之物高堂隆荅魏朝訪亦訓為無。然則今文物字安必非勿之借。舊說不有與古文同者乎。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箋云]話。會合善言也。說文言部詩云。告之話言。順德之行。美士為彥。釋詁乂。同艾相也。釋詁[釋曰]人君任賢勿貳。

求善無厭。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聞其言見其心。樂觀其德之行。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終思此成德之美士。以相我所受之民。末。終也。惟。思也。話。謂羣臣會合之善言。如禹皋陶語於帝前。及此咸戒于王是也。言。一人獨言。如召誥之等是也。大舜樂取與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好善之公且誠如此。夫何所兼。又誰能聞。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寔能容之。黎民尚亦有利。蓋得此意。亦上文所謂容德也。 此第六節。勉成王率行文武立政任人之道。 以上第一章。歷陳夏

殷先王及文武立政之道務在任賢。周公與羣臣合辭戒王。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箋云】徽。善也。釋詁 漢石經已受作以前。徽作微。【釋曰】自古之人迪惟有夏至乂我受民。周公總陳羣臣之戒此以下又以已意申之。江氏云。受人之善言。以上所云是也。周公以所戒託為羣臣之言。故曰予旦既受人之善言皆告孺子王矣。繼自今為前王守文之子孫。承重大之任。其毋誤于庶獄庶慎。

惟中正之人是治之也。孫氏云。獄者萬民之命。故周公以立政告王。獨於庶獄庶慎之事。反復致戒。篇中又呼司寇蘇公而告之。仁厚之至也。案今文作以前人之微言者。言以前人精微之言告王。如論語崇爵讖稱仲尼微言之比。然禹湯之事。謂出自前人微言則可。文武之政。身所親歷。不得云前人之言。且羣臣進戒方出一言。周公即乘其言而發大論。繼之云我以前人精微之言盡告王。若使人無可置辭者。無乃兼于庶言乎。惟以己之善言先告羣臣所見皆同。乃總以轉達於王而盡歸美於

人。是謂周攸兼于庶也。是謂一話一言惟成德之彥。其善與人同如此。羣臣孰不奮勉以繼其志。而納善於王乎。古文字得其正。江王義精當不可易。

此第二章第一節承上戒王之辭而更歸重於庶獄庶慎。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箋云 由。用。繹。陳也。釋詁 今文宅作度。由作猶。漢書藝文志攷

釋曰 此以下總括上文所陳而丁寧戒之。江氏云。自古商湯。亦于我周文王。其立政也。于立事牧夫

準人之官。則能居得其人。能用陳其謀。斯乃使之治事。王氏先謙云。所治之事、能用敷陳之乃使治之。即唐虞詢事考言之道也。悳謂古、蓋謂夏。唐誥云殷先哲王。又云古先哲王。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又云今相有殷。上文云古之人迪惟有夏。故謂夏為古。又禹皋為堯舜之臣。九德之謨陳於舜時。謂夏為古、亦包夏以上也。自古商人。謂自古及商人至於我周文王。其立政之道同。由繹。由、同抽。謂舉其端。繹謂尋其緒。由其外察其心。聽其言觀其行。循其名考其實。灼知厥若。丕乃俾亂。克宅之。所

謂克即宅也。克由繹之乃俾乂。所謂克即俊也。猶通借字。　此第二節。言任賢。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箋云】馬氏曰。憸人。憸利佞人也。釋文漢石經無于字。在作哉。憸壁中古文作譣。無其字。說文曰。譣。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譣人。言部一作憸。釋文國一作邦。說文曰。勱。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讀若萬。力部【釋曰】言為國則無有立政而可用憸人者。蓋詖邪利口之佞人。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心違而險。不順於德。賊仁賊義。自以為有奇才可立非常之功光顯一時。而秀言亂政。利口覆邦。是無有能以功德顯於世者。罔顯。與罔顯于天罔顯于民同義。人君無不欲舉忠求賢。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繼自今立政。其克度之克由繹之。勿誤以憸人。其惟有常德之吉士。用勉力相我國家。宋代韓范富歐陽司馬公。二程子。吉士滿朝。一誤用王安石。妄行新法。遂致民怨沸騰。元氣大喪。羣小接踵。外患莫禦。幾至亡國。憸人之禍。今古同根。周公早痛戒之

矣。盤庚憸民。憸之小者也。此憸人。憸之大者也。說文。憸。詖也。憸。疾利口也。義同。撿。假借字。孔君以正字讀爲憸。哉者在之借。　此第三節。言防小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釋曰]既詳擇吉士。則當委任專一。治獄尤重。故復特舉之。江氏云。于今守文之子孫乃惟孺子王矣。其毋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民者。擇其人而專任之。案上文三言庶獄庶慎。明獄之當慎。此復專舉庶獄之目。以致提撕深戒。上勿誤庶獄庶慎。此勿

誤庶獄。皆承文子文孫言。具有深意。獄者。人民生死所繫。即國命短長所繫。天地之大德曰生。祖宗積德累仁以受皇天所命民。子孫能繼志述事視民如傷。任用循吏。久道化成。由政平訟理以至勝殘去殺。則和氣所感享國必過其歷。若罔念先王典刑。自用聰明任喜怒以撓有司之法。甚且亂罰無罪殺無辜。斲喪天地之元氣。耗竭祖宗之德澤。則慶盡殃來。天命不佑。所謂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仁本於孝。孔子孝經首章稱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引大雅云毋念爾祖

聿修厥德。天子章稱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正周公立政之精意。　此第四節。申言慎獄。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箋云 詰。謹也。周禮大司寇注義 馬氏曰。詰。實也。釋文 陟。陞也。釋詁 方。同旁 溥也。說文上部 覲。見也。釋詁 耿。明。王逸楚詞注 烈。業也。釋詁 詩齊譜曰。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大傳覲作勤。耿作鮮。烈作訓。洛誥傳 漢石經有鮮光字。

釋曰 立政任人如此。則內順治外無敵矣。然安

不忘危。故由刑及兵。大刑用甲兵。宅乃事中司馬主兵。又三公有三年黜陟之法。牧伯有征討不庭之事。詰爾戎兵。立政保民之大用也。詰。謹也。兵凶戰危。自古國家好戰必亡。忘戰亦必亡。聖人治兵。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德威惟畏。戰勝愈戒。故曰謹。馬訓實者。左傳每言軍實。詰从吉。吉有實義。蓋足食足兵。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之意。孫以實為責之誤。謂責成於司馬牧伯。又云。言能謹汝戎兵以陟禹之迹。溥行天下。至于海外無不服。以見文王之光明。以揚武王之大業。周之

九服。即禹所弼成之五服分為九者。故云禹迹。宗德之所施者博。故威之所制者廣。如此則懷柔震疊。守在四夷。天下莫敢有越厥志。四海之民無不樂其生矣。覲作勤。假借字。耿作鮮。字異義同。鮮亦明也。烈作訓。義並通。　此第五節。言慎治兵。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箋云 皋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釋曰 又我受民勸相我國家以至於覲光揚烈。皆得人之效。故又歎言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德之人。即上文所謂吉士也。人德貴有常。孔子曰。君子中庸。庸常

也。用中爲常道也。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謂德常行也。言常謹也。是謂常人。若無恒之凡民。則不足用。反常之憸人。則更不可用矣。上言孺子王。此言後王者。欲王行此道以爲後王法。垂萬世無疆之休也。　此第六節。總結上文。　以上第二章。周公承羣臣進戒之言而以己意諄復申之。惓惓忠愛之忱萬世如見焉。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箋云　式法。說文工部 由用也。易豫四鄭注 易曰。利用獄。列。等

比也。禮記服問注春秋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為司寇。

釋曰周公告王既終。又舉慎獄一事呼太史而告之。此太史蓋既史佚。周禮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蓋副貳冢宰。以贊王迎受報政功狀者。六典內有刑典。司寇所建以詰邦國。冢宰統之。太史貳之。故呼太史而告以司寇蘇公之善於其職。足為後世刑官之法。蘇公。武王時司寇。蓋仁人善治獄者。式訓法。即康誥陳臬之臬。爾者。爾蘇公。由獄為蘇公專職。故曰爾由獄。對長我王國之我言。式敬爾由獄。謂用先王良法

敬爾治獄之事。惟以慎重惻怛出之。不敢有輕心私意參乎其間。使獄囚受絲毫法外之苦。吾友梁文忠公鼎芬守武昌勤恤愛民其條教有此語所謂恫瘝乃身敬明乃罰也。長。謂培植滋長。哀矜折獄。好生之德。所以培益國本。言蘇公奉法敬治獄事。以增長我王國之祚也。茲式。即用獄之式。有。讀曰又。列。猶比例也。中罰。得中之罰。所謂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也。奉法既善。而法有常情無定。小大之獄察必以情。或法重而情輕。據法行罰即為失中。必於此法之中又加審慎。推情法意。得其等比而用之。乃為中罰。故

曰以列用中罰。言必獄情與法意相比附乃用之。不可徒執律文以枉罰人也。此嘉蘇公用獄之善。使太史以此道贊王受成也。昔先仲兄文慤公福元觀察河南時。有商家學徒竊其主銀五百兩者於律滿貫當斬。然追贓已得大半以外。昏愚觸死。情殊可憫。而臬司執法不肯末減。兄服念數日。乃豁然曰。律所言者係庫秤。此所竊者。較之庫秤不過四百數十兩。並未滿貫。乃得免死。所謂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者與。或曰。式用也。式敬爾由獄。用敬爾治獄也。茲式有慎。茲用所有敬慎之法。以條

列用中罰。中罰。中典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當時天下太平。正當用中典常刑之法。列者布列。如懸刑象及頒條教之類。中典中也。其或有時而用輕。或誅元惡大憝不得已而偶用重。權也。權而得宜。亦中也。權者。聖人所尤慎。若不幸而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猶近於中乎。此第三章。呼太史而告以慎獄之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一終